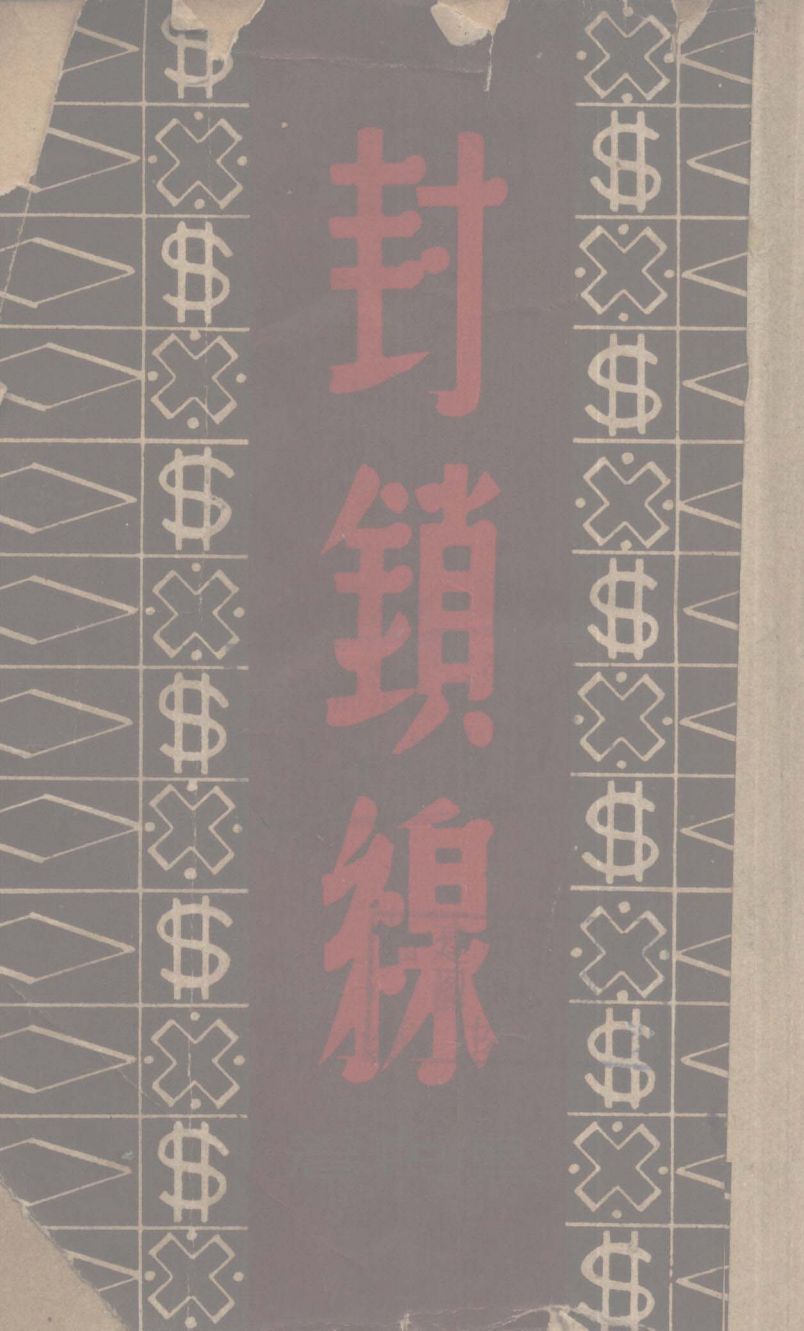


封鎖線



7 5 1 0 2

長風文藝叢書之一

線 鎖 封

著 舟 葉

上海長風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

封鎖線

基價十一元

版權所有

著者 葉舟

出版者 長風書店

發行所 長風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一號
代表人：徐啓堂

分發行所 長風書店廈門分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是梧桐抽芽的時候了！」

藍鳳靠在露台左角的石欄杆上，瞧着門前人行道上的法國梧桐，心裏這樣默默地着，一陣無名的歡情陡的湧現了出來，臉上也立刻浮漾着一縷得意的微笑。

她愛梧桐，在她看來，梧桐的枝幹上面似乎鐫刻着一些她的逝去了的夢影——這影，現在正給她展示着一個美好的未來。

藍鳳雖然已經是金博士的未亡人，但潛伏在她心頭的一股熱望，彷彿那梧桐枝頭幼芽等待着它欣欣向榮的日子，而且她自信這樣的日子是馬上就會到來的。因為她自意識地要創造自己的前途而努力奮鬥以來，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很順利地成就了的。

她想，她的能夠無瓜葛地獨個兒做這宅精緻的洋房的主人，能夠這樣悠然地站立晨風輕拂的露台上享受無邊的春光，領略花園裏放送過來的醉人的芳香，便是自己的望實現了的鐵證。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呢？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了。

被半事實和半想像交織成的愉快籠罩着，不覺對着剛綴上幼芽的梧桐出了神。

微笑泛溢在她的臉部，像春朝的初陽，像月夜的清溪，浮動着閃閃燦燦的金光一樣。

藍鳳原來的名字是阿鳳，她是個姓藍的鄉下佬的女兒。自從十五歲那年脚上生瘡，在城裏教會醫院住上半年，由一個傳教士的介紹，得到了進學校讀書的機會之後，才改了名。

她做這座洋房的主人，已經有兩年的歷史了，是她跟金博士剛從海外兜了一個大圈子回國時買下來的，而在當時，她要求金博士買下這座洋房，還有着一個祕密的動機。這動機除了她自己以外是沒人知道的，正如她以二十二歲的少女身份突然下嫁一位五十高齡而又多病的金博士有着她的祕密企圖，而至今不爲別人所探知，是一個樣兒的。

她自己很明白，她有着許多的祕密，但是歸結起來，原是一個。這唯一的祕密，不用說，在她估計起來，就是靈魂的美，也就是真心的愛。

她長得很漂亮，臉蛋兒不方不圓，有些滲透中西兩個型像的美，身材適中，曲線勻稱，尤其是具有開麥拉番斯（Camera face）那樣鮮明的輪廓和活潑的風姿。金博士生

前常常誇張她的美貌，說她如果去客串一次電影，準會成爲一等紅星。她自己也很以此自負。

藍鳳今年是二十六歲了，因爲心寬體泰，食肥用厚，而且講究美容，看模樣兒還只二十歲光景。當金博士在世的時候，他們一塊兒出去，不認識的人，誰都會把他們看做父親跟女兒呢。她沒有方法改換別人的眼光，她却有特殊的手腕使自己長出一對無形的眼睛，用以觀看她的丈夫金博士。通過這一對不平常的眼睛，她瞧見金博士從頭到腳的一切，都只是她的唯一的寶藏的存在。

金博士原是窮人出身，幸而他的母親跟着別人去信了耶穌教，得到了一個給外國傳教士幫傭的機會，她的兒子也就在那位教士的扶掖之下讀起書來，因爲他天賦很厚，又肯用功，那位傳教士夫婦倆都很喜歡他。他們沒有兒女，所以看待他，好像自己的親生一樣。

此後，他在德國得到了理科博士，又在美國弄到了一個教育博士的頭銜。回國那年，先是担任神州大學的校長。隔了三四年，有了幾種小小的發明，他就潛心於科學研究，果然，不上十年，他的一些新發明的東西，使他掙得了幾十萬元的財產。他空閒下

來，還動筆寫一些教育專論，在國內的權威報紙和刊物上發表，博得了相當崇高的名聲，連一部份東西洋學者也跟他來往得很密切。

金博士的頭銜多極了，連他自己也記不得那麼多。總之，上自政府的文化機關。下至社會的公益團體，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放上他的名字，而且十之七八都是請他來担任名譽會長或董事長之類。

當金博士還在三四十歲的時候穿起西裝來，胸脯已經不是向前挺出，而是向裏凹了進去了。這顯然是他一方面在事業上愛打算盤，一方面又在女人身上多用心思的一個必然的烙印。譬如藍鳳的下嫁給他，雖然一大半是出於她的有計劃的自願，但一部份却是仗他能夠覓得一個花月良宵的機會，親自把一隻化了五千美金從紐約買來的鑽戒帶在她的柔荑一般的玉指上，發射出耀眼的光輝時對她的誘惑力呢。

金博士的胸部的內凹，背部的微微隆起，據藍鳳的看法，正彷彿是一個比阿脫辣斯（Atlas）更神祕的大力士，背負着一座巨大的烟草公司，一家大銀行，以及其他跟朋友們合資開辦的幾家工廠，而他丈夫所負載的一切，都是爲了她自己——她自己的享受和幸福。

金博士化了一生的心血建立起這一番事業，到五十歲的時候，頭髮已經白了一半。這些白頭髮，在藍鳳的目光中，是夠美麗的。她常常這樣想；可不是嗎？這些白頭髮呵，正象徵着他那不致發生任何變化而又穩固了的事業的基礎。同時，在這些基礎之上，可不是正寄托着供自己一輩子任意享受的資源嗎？

隨着金博士頭髮逐漸的轉白，她的私心的慶幸也抬頭起來了。她覺得她爲心愛的人化去了的心血，正已經在漸次吐出希望的蓓蕾了。她曾經這樣想過：『要是金博士能夠早一天去世，那麼，自己的真幸福就得早一天自由自在的享受了呵！』

真的，她的願望是無往而不實現的。今年的二月裏，金博士果真患着不治的急病死

了。

以金博士的身份和地位，死後自然是有一番哀榮或熱鬧的排場，如果他不是教徒，更免不了一些誦經超薦的麻煩。現在是一切都免掉了。可是出殯，下葬，追悼會等，已經把藍鳳忙到了現在，爲了一塊雕工精細的大理石墓碑，她還天天打電話去催幹。

金博士死後，她一個人睡在冷清清的野鴨絨被窩裏，便開始一門心思地計劃着怎樣去追求她新生的幸福這一件大事了。這是她好久以來憧憬着的最大的幸福，而且她已經

爲要促使這個幸福的實現，甘願在金博士的懷抱裏熬受了五年來精神上的磨難。

每當金博士要在她身上尋求過分的快樂的時候，她確是感受着精神上極不舒服的壓迫之感，但在一個人安閑地坐在軟綿綿的沙發上喝着濃烈的咖啡，或是接到朋友們向她訴說不得意的信扎的時候，她使得意地放開心花，覺得自己真是個天之驕子了。那時，她會想到，誰都是希望着一個理想的快樂幸福的日子，但在幸福沒有到來之前，大多數的人們——尤其是女兒家們，總是難免煩惱，窮困，悲哀，流眼淚過日子。用這樣的代價去換取自己的幸福，是太難受的事，何況還有許多人在流乾了眼淚之後，還看不到幸福的影子呢！這比起自己的境遇來，簡直是天地之差了。

她每次想到這裏，總是歸功於自己的機智的頭腦。她想，如果自己的腦袋兒不會敏銳地運用思想，只憑一時的感情，不爲自己的幸福作有效的永久打算，不嫁給有着財產，聲譽和地位的金老頭兒，而去跟心愛的、漂亮的、沒有經濟能力的青年藝術家高青嵐結合，到了現在，在物質生活的重重壓迫下，何嘗會有精神的愉快存在着呢？說不定兩人之間的熱情，早就消失於無形了吧。這樣的例子，在自己的同學或朋友之間，正多着呢！精神的愉快終究是空幻的，非現實的東西，只有物質的享受才是最實惠的。金博

士的全部財產握在自己手裏的時候，一束美麗的理想和希望，可不是就永久地開放在自己的心裏了嗎？

她探求幸福的對象，不消說是她最初的戀人高青嵐了。青嵐所缺乏的一切，她已經從金博士那裏一一地獲得了。而金博士身上所不備的，正是青嵐所具備的。他不但年輕，漂亮，風度美，說話有情趣，而且會奏得一手動聽的梵華鈴，會唱使人感奮的歌曲，還會寫許多生動的詩篇。

現在，她要把逝去了的五年的青春（在物質的享受中消磨了的）所換得的金博士一生的心血結晶來培養那植根在自己心頭的希望之花，這便是說她需要高青嵐跟她共同來享受一種舒服不過的生活。這個企圖，也就是她的只有自己知道的整個祕密的關鍵。金博士死後不到半個月光景，她就想寫一封極懇摯的信給青嵐，可是一拿起筆來，一個暗影突然向光輝的希望投了下來：她記起了她跟金博士結婚的那天，她也曾寫一封又誠懇又坦白而且委婉的信給青嵐，向他訴說着自己的心迹，並希望他相信她，同情她，期待她爲他計劃着的一個美滿日子的到來。可是這封信給了他之後，像一粒沙石投入黑夜的海心一樣，聽不到聲音，也瞧不見形影。她想：如果現在依樣畫符，再給他這

樣的一封信，而他也再來一個無表示的表示，可不是就得把一個縈繞在心底裏的急待實現的，夢一樣美麗的希望全盤粉碎了嗎？

她左思右想，總覺得不妥當，因此而感到了好多天的苦悶，是從來也沒有感受過的苦悶。她甚至苦悶得無法排遣，接連着六七天，一清早起來，就捧着一束鮮花，去到金博士的墳前徘徊，哀訴。

金博士是葬在萬國公墓。她去的時候，偶然也會碰到金博士生前的友好，在祭掃他們親人的墳墓，他們看見她愁眉深鎖似的在墓前久留不去，都噉噉喳喳地議論着她，豔羨着這位屍骨已寒的金博士有着這麼一個又標緻又多情的年輕未亡人。她聽到了，心裏雖然說不出的難受，却也覺得好笑，曾有一次幾乎笑出聲來。

他們勸慰她，請她坐上他們的汽車，伴着她到好玩兒的地方去散心，可是她怎麼也放不下她唯一的心事，她覺得她的希望正被自己的胆怯，多慮，像一塊重鉛似的壓抑着，她一定要設法把這個重壓撤除掉才好。

兩天前的上午，她也像此刻一樣地斜倚在露台的欄杆上看梧桐枝上的細芽，可是心頭的鬱悶，却彷彿那被濃雲所遮蓋住的太陽一樣，不能展現出一絲一縷的光亮來。她慵



的有效辦法，她決定對他表示着無限的熱情，於是挽住了他的頸項，在他的紅潤的面頰上熱烈地親了一次吻。她清晰地記得他接受了她的吻，却沒有給她一個吻來作爲回答。她至今一經回想，還覺得他有些近乎迂腐的斯文。不過，那時他的手把她的手握得緊緊的，幾乎使她喊起痛來。他的眼睛也曾煥發着兩道愉快的光芒，他的面孔跟她的面孔迫近得差不多黏合在一起，他還溫情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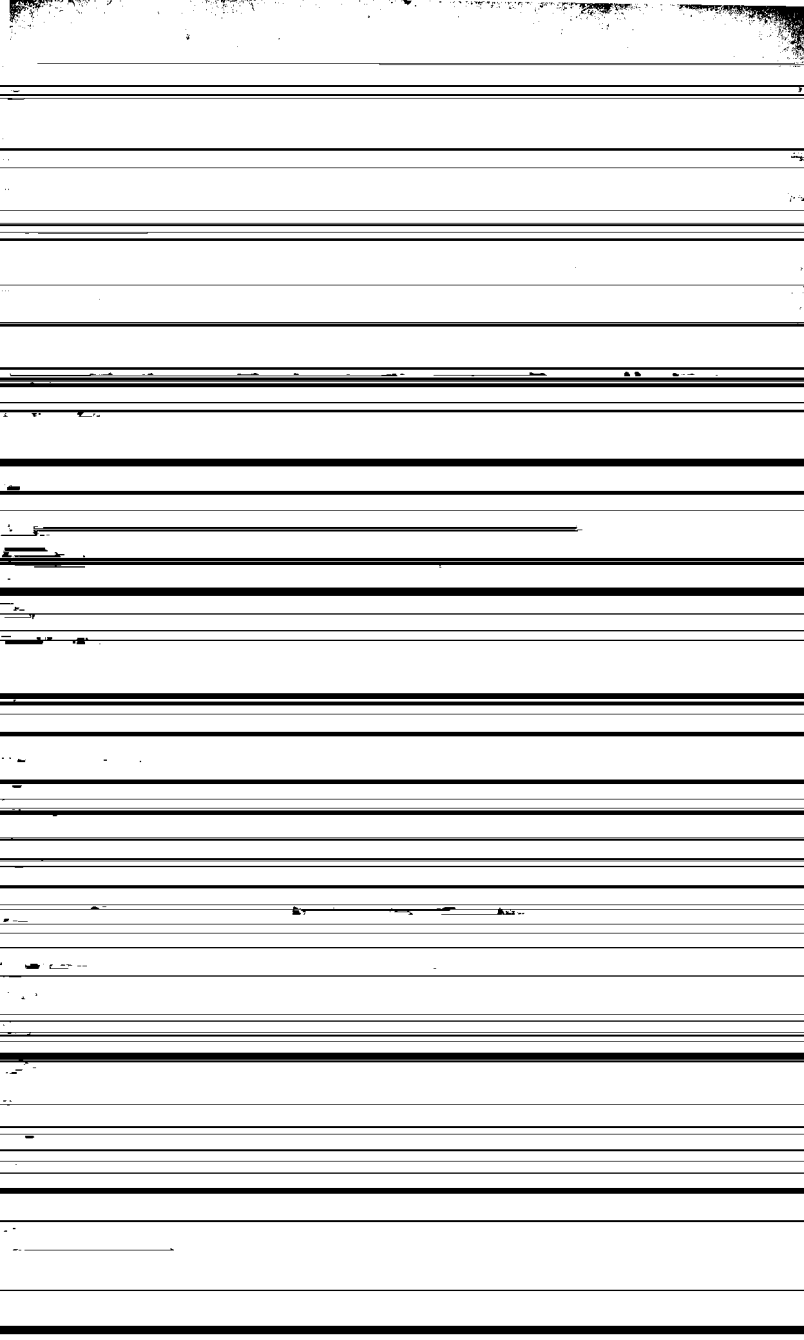
『藍鳳！你真是個熱女郎，我……』他的臉上突然浮漾出少女似的含羞的紅暈。接着他把頭一低，避開她炯炯發光的兩眼，往地面上無目的地望了一會，輕聲地說：

『我要等待一個更美麗的日子，跟你……』

他終於抬起頭來，向她含情地一笑，代替了一些不曾吐出口來的言語，當時她似乎也已經心領神會的不曾追問什麼。

『他等待着一個更美麗的日子，可不是嗎？現在不正是實現他的理想的機會到來了嗎？』她心裏一動到這個念頭，便不由得慚意地笑了。

但回頭一想，自己已經是跟金博士結過婚的女人了，這未免使剛染上色彩的希望又黯淡了下去。



復的答復。

當她還

音樂院，高

知道了金博

示吧。

想到這

她從紅

起筆來，這

意，隨手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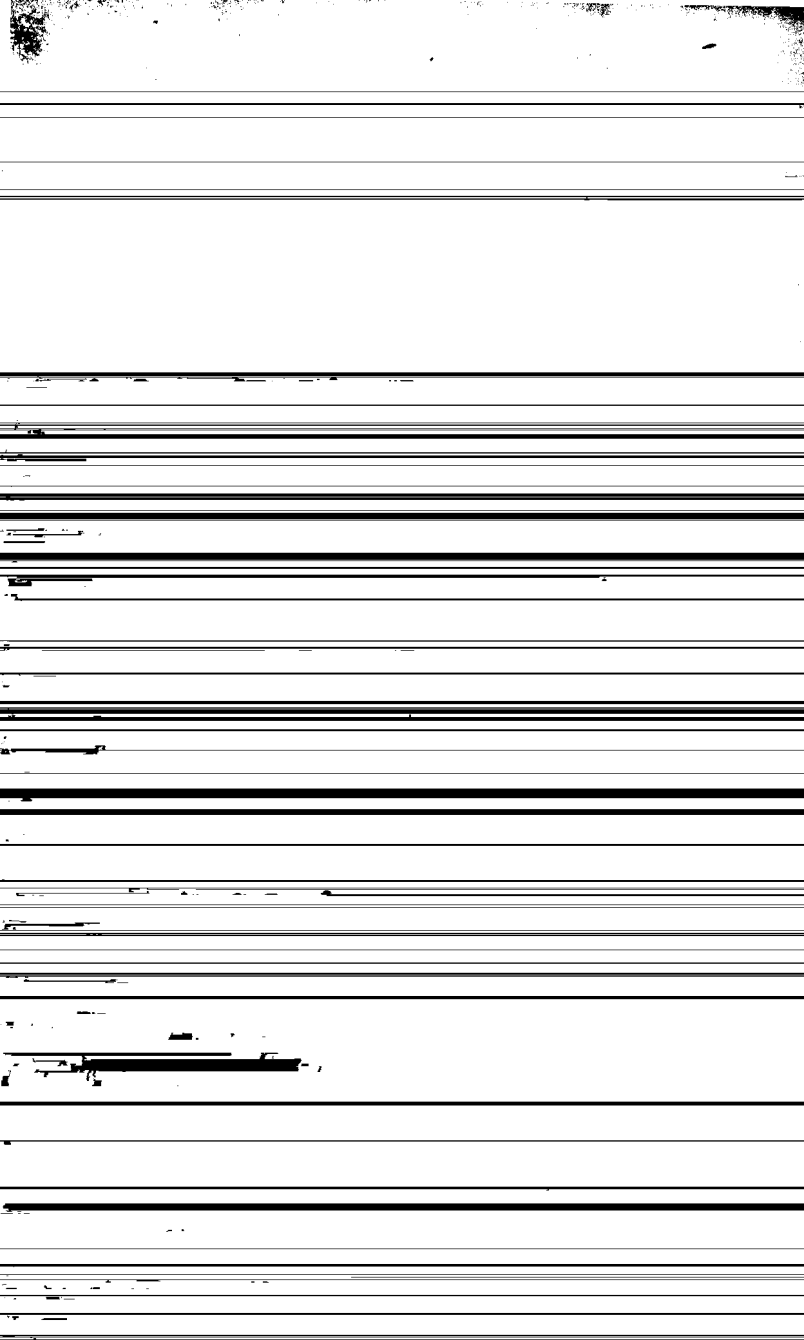
是沒有寫成

請他過來有

她仔細

是，再提起

「我還



此刻她愈是想把
旁，覺得暗自好笑，
來了。

但今天和往常有
會影響到她皮膚的伸

她洗了多次臉，
高青嵐曾經說過，「
想，今天跟他久別重
雖然這樣想，但是臨
了一層淡淡的胭脂，

她這時脫下了繡
回信後，立刻去到雲
衣裳，尤其是西式的
也是淺藍的，是跟服